

學術夥伴關係是幫助烏克蘭高校發展的關鍵—歐洲大學協會

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教育組

歐洲大學協會（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 EUA）對烏克蘭日益嚴重的人才外流（brain drain）現象表示擔憂，並提出了一些建議，為希望支持烏克蘭同行的大學提供指導。

這些建議包括呼籲各大學通過聯合課程、聯合課堂以及重要的遠距獎學金與烏克蘭大學建立機構間合作夥伴關係，為烏克蘭學者（其中 80% 仍留在烏克蘭）提供就地支持。

考慮到烏克蘭大多數男性學者被禁止出國，因此無法參加在 COVID-19 危機平息後重新啟動的會議，歐洲大學協會還呼籲各大學設立遠程（數位）非住宿獎學金，以提供同儕接觸（peer contact）。

歐盟大學協會副主席 Ivanka Popovic 告訴《大學世界新聞》，在東歐的某些地區，甚至在俄羅斯入侵之前，就已經出現了嚴重的人才外流現象，人們出於經濟因素離開烏克蘭。

作為一名年輕學者，Popovic 經歷了 20 世紀 90 年代的巴爾幹戰爭：西巴爾幹戰爭的後果表明，當人們遷移時，只有極少數人會回來。我們在談論人才流動（brain circulation），但這是一種片面的人才流動。

來自 Belgrade 的 Popovic 表示，支持烏克蘭僑民很重要，但我們還必須支持那些現在仍留在烏克蘭的人。

人才流失日益嚴重

雖然沒有統計數據，但烏克蘭的大學領導告訴《大學世界新聞》，與去年（戰爭第一年）相比，特別是在 STEM 領域，人才流失變得更加明顯。

基輔經濟學院（KSE）院長 Tymofii Brik 表示，雖然沒有確切的數字，但他認為人才流失比前一年更加嚴重。

去年，我們對可能發生的情況提出了一些初步假設。但現在，我們實實在在地看到很多大學遭受破壞或摧毀，教授們不得不逃離這些地方。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收到了國外的邀請。他們更願意留在烏克蘭，

但不幸的是，經濟上對他們來說非常困難，他說。

在社會科學領域，說服他們留下來比較容易，因為從工作空間的角度來看，只要給他們一台筆記本電腦，他們就會很高興。但工程師、物理、化學、生物專業人才需要真正的空間，真正的實驗室。

人才外流多為女性

烏克蘭國立技術大學 Igor Sikorsky 基輔理工學院 (IS-KPI) 副院長 Iura Perga 也對人才外流感到擔憂，他指出，由於不允許男性離開烏克蘭，人才外流主要是女教授。

他還指出，歐盟、美國和加拿大之間的工資差異也是導致決定留在國外還是返回烏克蘭的一個主要因素。

意想不到的後果

KSE 校長、前經濟發展、貿易和農業部長 Tymofiy Molovanov 首先指出，目前出現的人才外流是戰爭初期向烏克蘭學者提供的教育支持無意中或未曾預料到的後果，這種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側重於可能離開烏克蘭的（主要是女性）學者或面臨風險的學者。

因此，他對「關於烏克蘭教育機構支持重要性的非常明確的聲明」表示歡迎。

他說，歐盟建議的原則指出了一些可以解決這些問題的措施。烏克蘭擁有戰後重建的知識能力至關重要，這些建議透過談論機構支持和發展的重要性來解決此問題。

由於這些建議的目的是幫助數十個國家的數百所大學組織起來支持烏克蘭，因此，歐洲大學聯盟的建議不得不寫得很籠統：例如，建議 5「加強主要利益相關者之間的資訊共享、合作與協調」。

獲取期刊至關重要

建議 2「發展線上交流與合作，包括數位基礎設施」的小節則更為具體，其中列出了一些數百萬歐元的計畫，包括向烏克蘭開放大學提供的 500 萬歐元（560 萬美元）新伊拉斯莫斯結構計畫捐款，以及歐洲公民大學和比利時法語大學校長會議聯合呼籲學術出版商使烏克蘭大學能夠獲取科學出版物。

Popovic 認為，獲取學術文獻對保持研究能力至關重要。

Molovanov 解釋說，KSE 保持研究能力的方法之一是透過 50 多

項關於全面聯合計畫的雙邊協議。其中一項是與多倫多大學簽訂的。

「我們的學生在那裡學習一年，與那裡的教師和我們的教師共同開展研究計畫」。Molovanov 說：「然後他們回來，在這裡修完一些學分，獲得雙文憑；無法離開烏克蘭的學生則在多倫多大學線上學習」。

KSE 與麻省大學阿默斯特校區有十幾個獎學金計畫。我們的教師在那裡開展聯合計畫、撰寫論文並在會議上發表。他表示：任何能促成出版或撥款、計畫或研究的事情都是非常好的。

在 KSE 的商學院，一個與米蘭理工大學合作的計畫由 1 名 KSE 教授和 1 名米蘭教授共同授課。KSE 正在努力擴大與其他大學的協議組合。

資訊技術安全領域的蓬勃發展，以及生產雷達的工廠從俄羅斯佔領區遷往烏克蘭西部等，為被摧毀大學的工程師和科學家提供了一些就業機會。為了彌補部分空缺，KSE 開設了一個新的應用數學專業。

我們知道這不會很受歡迎，因為孩子們通常想學法律和心理學，而不是應用數學。但我們這樣做是因為我們可以聘請一些教授，Molovanov 表示。

Perga 在開始解釋 IS-KPI 與其他大學的聯繫時，實事求是地概述了英國里茲大學如何提供 10 萬英鎊（12.9 萬美元）的資助，為學校的防空洞配備家具和 WiFi。他接著說，里茲大學正在提供連接 IS-KPI 火箭科學計畫與里茲大學飛機和空間開發計畫，以及其他幾個教育和研究計畫的線上基礎設施。

雪菲爾大學為 IS-KPI 提供線上資料中心和專用軟體，IS-KPI 與英國約克大學之間的談判正是歐洲大學協會建議制定者在建議 3 中所希望的：為烏克蘭學者和學生提供海外實習機會，包括作為合作夥伴和交流活動的一部分。

該計畫派送該大學所有法學、社會學、歷史學和公共管理專業的博士生到東京大學與教授進行線上學習，並提供一些旅費補助。在剛剛結束的學年中，一些學生在東京大學學習了一學期。

這些課程對於烏克蘭學者在各自領域保持與時俱進至關重要。由於這些課程時間相對較短，而且都是在烏克蘭講授的課程，因此也不可能造成人才外流。

人文學科的持久作用

在討論接近尾聲時，有人問 Popovic，從戰後重建的角度看，烏克蘭教育署是否主要關注於保護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領域。她的回答與美國以及更廣泛的英國圈經常看到的宣佈人文學科死亡的頭條新聞截然不同。

她表示，烏克蘭的高等教育有著悠久的傳統，烏克蘭的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肩負著維護分析烏克蘭社會的傳統並思考其未來發展的重任。因此對於這群科學家來說，與外國同行的交流可以起到很大的激勵作用，因為可以檢驗各種方法，看看自己是否同意這些方法。

Popovic 不鼓吹「人文學科與普通人無關、STEM 才是重點」，她的觀點給了我們一個振奮人心的鼓勵。

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之所以重要，不僅是因為它們在大學的科學目標中佔有一席之地。它們對普通人、對有投票權的個人都很重要，可以對國家的情況進行充分的分析，從而使國家能夠向前發展。正如我們在全球看到的那樣，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作用正在提升，因為技術本身並不能解決社會問題，她表示。

她是一名工程師，但她認為，如果這個世界要生存下去，未來確實掌握在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手中。

資料來源：2023 年 7 月 19 日 University World News

<https://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post.php?story=20230719212943578>